

北京土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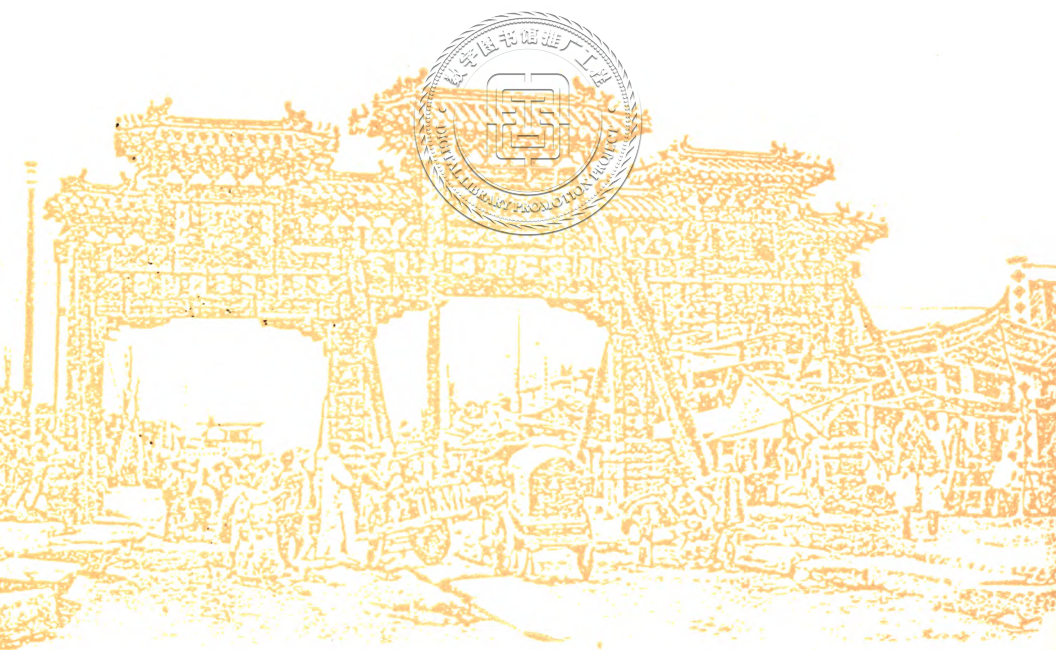
齐如山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土话

齐如山 著



京燕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艾肖
封面设计 杨 刚
责任印制 王 莉



前言

白宛如

齐如山先生的《北京土话》一书终于和我们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此书不但对于研究方言的学者及业余爱好者，以及文艺工作者大有用处，而且对于近代史和北京的社会变迁情况的研究不无小补。因为，语汇是反映社会的镜子。时代过去了，社会变迁了，但是它的影子却留在大量的方言土语之中，正如科学家从亿万年前的花粉化石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生态环境一样。

齐先生自幼熟读经史，后来又周游西欧各国，谙习德法文字。中年从事京剧研究，颇有成效，著述甚丰。先生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三教九流，莫不往来，所以对于北京的方言土语，成语谚语非常熟悉。先生主要致力于京剧研究，对北京土语的研究乃是业余的雕虫小技而已。正如他在序中所说「好在我写这本书的宗旨目的是为的解闷……」。原来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齐先生为逃避日寇的烦扰，足不出户，闭门著书，写出包括此书在内的五六本书。此书写成时，日寇已投降。请人誊抄清稿，共计五章，装订为六册。不知当时为何未及付印，存放家中。一九四八年底，先生走台湾。及至一九六六年，不意浩

劫掩至，先生之旧居不免遭灾，其家人于劫灰中拾起《北京土话》书稿，可惜其中「动词（下）」一章已不知下落。所幸其余部分尚属完好，保存至今，遂得以和读者见面。此书自完稿至今面世，经过四十多年，诚属不幸中之侥幸也。

先生虽不是北京人（祖籍河北高阳），然年青时来到北平，一住多年（一九四八年离开北平时已是七十二岁），自然对北京土语乃至生活百态、风俗人情、历史掌故都很精通。这些可见他的其他有关北京的著作。在他闭户八年期间，还著有《故都琐述》、《北京零食》、《烹饪述要》、《北京三百六十行》、《谚语录》等书。另外还有《故都市乐图考》、《故都百戏图考》等有关北京的书。先生对北京话词语的调查材料，都是由与各行各业各阶层的北京人接触中获得的，当然材料翔实可靠，释义确切。而且对部分词语的来源及出现的年代，都有所考据，实为珍贵，对研究词语源流及近代社会历史的人更有帮助。

本书约十五万字，共分五章，收词语共两千四百余条，第一章名词、第二章动词（上）、第三章动词（下）（已遗失，仅存目录）、第四章形容词及其他、第五章成句（成语、熟语等）。由于第三章不存（五百一十条），实际上只有一千八百余条。每条均有简单注释，或间有例句，有时引用各种字书及京话小说。

本书条目虽然不算多，其难得之处在于这些条目中保存了清朝中叶至民初的北京

话常用词语。先生生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他接触到的各色人物所使用的北京语词的来源，至少可以上溯到清中叶前后，因此这种材料弥足珍贵，可以弥补已有的北京方言土语书籍之不足。有些词语今天已消失或代之以其他词语，在本书中看得十分清楚。如「您万安」今天则说「您放心」；「没外卖」现在说「没外人（都是一家子）」，此语为堂会包饭馆、包戏馆时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的词语如「犯枷（音茄）」注：「凡皇帝给的体面自己未得而私用者，不曰犯法，而曰犯枷。」十个头」注：「十成也，极顶也，真正也。如说此物真正极好，则曰十个头的好。」秀气」注：「便宜也。买着便宜货，则说买着秀气了。」

对研究语源有帮助的条目。如「一把刀」注：「此语来源于厨役，一同在一厨房工作最好者，担任最细致之工作曰头把刀，次者曰二把刀。」坏水多」注：「坏主意多者曰坏水多，此语自光绪时始盛行，因盐酸硝酸等水皆名坏水，物器一着此必有损坏，故云。」「这话像」注云「这话像是真的」之简化，义为「这话说的对」，在插话时用之。反义则说「这话不像」，即你说的话不像真的。现在演变为「像话」及反义「不像话」，而且不但用于说话而且用于一般为人处世行为等方面。「改透咧」，改者贬也，糟蹋也。注：「此语于光绪末年始由天津传来。」刮刮叫」注：「最好之谓也，此语从前无之，清末始由南方传来。」扳

门」注：「嗇吝也……此二字民国初年始有之。」下「三烂」注：「此语来自粮店磨房，因磨麦子面须磨五六次，面质方能出净，一次名曰一烂。……前几次的面较白，后两三次麸子亦烂，混入面中，则面较差矣。」其它如「格儿屁」、「家关老」（即老姑娘，现多写作「家姑老」）、「丫头片子」、「三孙子」、「老三」（挑水夫也，也叫「水三」）等条目，都有较明确的解释，解人疑难。

本书的不足之处，首先是编排次序不够科学。既不按音序，也没按意义排列，只是大致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及成句。其中又按每个条目的字数来排次序，如单音词、双音词，以后则三音、四音、五音等列下去。这样就使得读者难于查找，而且不免有重复。其次是没有注音。无注音的词条，使得有些词的本来面目不明确，如轻声和儿化的问题，就得不到很好地了解。

总之，类似这些缺点，还是瑕不掩瑜，本书的材料丰富而翔实之优点，是其他同类的书所不能比拟的。在有关北京方言的浩瀚史料中填补上缺失的一环，是本书的一大功劳。

一九九〇年八月

出版说明

齐如山(1875—1962)，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戏曲理论家。他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不但对历史、戏曲有深刻地研究，而且对土语、谚语也下过一番整理工夫。《北京土话》系齐如山先生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所撰手稿，由其女齐勤保存，本书是这部稿件的首次发表。

《北京土话》原稿目录分五章，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第三章只存目录，而无正文，为保存原稿原貌，目录照录。

此次整理，为了更好体现北京土话的语言特点，除将原稿中的繁体字简化外，对于异体字一般也以《新华字典》用字为标准予以改正。原稿中的少量的不见辞书的生僻字，或不规范的用字，因大多有其来源，均按原字形排出。

但是，原稿中的某些不文明的、带有封建迷信内容的用语，则酌情做了删减。

对于该书引文中的纰漏，一般也依据原著改正。如马致远的《岳阳楼》，原书作《岳阳

楼记》,等等。

原稿中有个别语句意思不完整,尽管添加不致影响文意,但为不伤作品原貌,未予增补,用()标明。对于注释内容相似,而书写字形不一致的词条,大多予以保留,待考。

此书由李艾肖同志点校整理,宋惕冰同志审订。

鉴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整理工作难免存有许多错误,恳切地希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八月

序

大盖人一生遇到（ ）的时候，能够解除烦闷的事情最好是闭户著书。但是，我于真正学问和那救国救难的文章、经济等等，是一点也不知道，就想有这样的著作也无从下笔。想把关于戏剧的事情再写出点来，以公同好，而手下一本参考书也没有，写出了几种也觉太空，没什么价值。没有法子，于是乎写了这么一本书。写的时候本不过是藉以解闷，没什么意义在里头，更不值大雅一观。但是，写完以后，再这么一想，却也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文字语言不过都是表现人的思想、传达人的心情的。做文章稍差的人，他的文章传达心情的能力便不充足，别人看着也不动心。可是，会行文的人便能够把思想充分地传达出来，使他人看着格外地提神起劲。这是什么缘故呢？它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用典故字眼乃是最要之点。因为，一用典故字眼，则原有典故字眼的四外八方、前前后后的情形精神都连带地吸收来了，以助本文的精神气势，故较比不用它的文章显着好得多。再往细微里头一追究，典故和字眼又是一事，因为，既名为字眼，便是

从前有人用过的，所以，与典故性质没什么分别。大概是明用的就是典故，用久而不显的便算字眼就是了。这样，文字虽然能够传达人之心情，但若想真懂这种文字，则非真知道这些典故字眼的来源及情形不可。否则，便不能知道该文字的好处。以上说的是文章。至于俗语的情形也是如此。说话时，若想有精神有力量，也必须用典故字眼。什么是典故呢？就是社会中常说的谚语；若能一套话中加上两句，则不但显着话的理由充足，且显着有精神而容易感动人。什么是字眼呢？就是人人口中常说的名词字句。听话的人也必须要先把这些名词字句的来源情形都详细地明白了之后，才能把他话的精神彻底地了解。这种名词字句各处有各处的特别不同。倘到某一地方，而对于该地方的这些字眼不真明了，则该地方言语的精神便不能彻底地了解，这还只就言语来说。倘不到各处去，似乎便可不必研究它。但有一件，看到书的时候，可就难免遇到这种情形了，若先看文言或普通语体的书籍，还没有很大的关系；若一看各处方言的书，那就非明了该处土话不可了。如：上海的「怪得来（怪，地牙切）」、北京的「三清子」等等这些字眼，若想用他处的一句话来代表他，简直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勉强用上一个字眼，恐怕也不能把他的真精神形容出来。各乡各城这类的字眼都很多，不信，请看一看各处方言的小唱本就知道了。因为这些小唱本，地方性太大，所以，这路字眼特别多，因为不用它就不能把各该

言语的真精神揣摩出来，所以，如果不真懂它，则该唱词的真义便领略不到家。各处的方言都是如此，北京也不能例外，且是情形更为重要。各地方言的书籍，如：广东的粤讴、昆腔的苏白等等虽然很多，但尚非人人必读之书。而北京土话因有帝都的关系，所以，用的尤多，即如《红楼梦》一书都是用的北京话，不但人人要读，且已风行世界。其余如《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等书，也是用北京话，看的人也很多，但是，看书的人若不能将书中的土话字眼彻底明白了之后，则书中的意味精神断不能十分地了解。它所用的专门名词暂不必说，就是极平常话，看着好像极普通，其实也有它特别的意味、特别的地方性。比如：《红楼梦》中第十六回凤姐对薛姨妈说「可不是呢」，《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七回长姐看见程师爷之后，说「这是怎么说呢」，《品花宝鉴》第十一回荷珠摇头说道「不稀罕」等等的，这些句子乍一看，仿佛平平无奇，其实，它真正能够把各该人的心思神气描画得出来。这些句子虽然很普通，各处都有，但各处用它的性质各有不同，这可以叫作地方性。大致这种情形各国皆然。比方：按最浅近的「先生」这个名词来说，英文曰 *master*，法文曰 *monsieur*，德文曰 *Herr* 等等都译作中文的「先生」。其实，以上三个字普通的用法自然相去不远，但往详细里一追究，是各有各的精神分量，用法不同的地方确乎很多，即此便可知道各处的方言是非详细研究不可的。至国内各地方言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能和各

国比，但也有它要紧的用处，如欲研究各地的风俗人情，恐怕也非从此入手不可，况若遇因骂詈而起诉讼的案子，则推事律师等尤非把该骂话的分量详细明了之后，判断不能公平，不能合理。照这样的说法，各处方言的名词字句关系岂不很重要吗？至于我这本书里头的材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价值，那就不敢说了。好在我写这本书的宗旨目的是为的解闷。倘有不怕牺牲宝贵光阴的先生们，肯看它的时候，那只好也就把它作一种解闷的材料就是了。

凡例

一、此书乃凭记忆力写出，且时间短促，当然遗漏很多。如高明以为有一览之价值，再为增补，则极为欢迎。

一、俗语中太显明之字眼皆不录，以其各处皆同，听者易于明了，无需赘述也。

一、各界各行专门字眼不录，以非普通语也。

一、书中所书各字，虽稍微斟酌，但知识浅陋，难免错误，望高明有以教之。

一、因《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书皆为京话，《品花宝鉴》亦恒用京语，故于三书中偶录一二语藉作证明。但亦只就记忆力所及而已，未再检查，因亦无关重要也。杂剧传奇中往往有北方土语，故亦因记忆所及，偶一引证之，亦未能详查，故所引亦无多。

一、书中有注「小中东辙」、「小言前辙」等等字眼者，乃是戏曲界极普通之名词，无论何字下加一「儿」字，便是急读为一，缓读为二之字，即名之为小字辙，余于皮黄音韵中特名之为「儿」字韵。盖若干年来，学界对此向无读法规定之名词。而戏曲界中一提「小

字辙」，则人人知其读法，故特引注之。按此在小曲中用时尤多，因妇孺人人口中有此音，故聆之易于感兴趣而悟解也。

一、书中偶有引用《说文》、字书、《经史》之处，皆康幼时敬闻，诸（）庭训者当年所闻多而且详，惜秉性鲁钝，多不复记忆。兹只就尚能记忆者书之，且难免有记错之处也。

一、书中所用「了」字之处，京语多作「啦」或「咧」。如：改透了，总是说「改透咧」或「改透啦」。如：打了眼了，总是说「打咧眼咧」或说「打咧眼啦」。但小说中多作「了」字，姑从之。

一、虽系北京土话，而已成为谚语者，则已载于谚语录中，兹编不再录矣。

一、书中各字眼虽系北京土话，但大多为北数省普通之言语。

目 录

第一章 名词

棍	小	鹰	乌	眼	橇	户	货	料	幕
.....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伧子	膘子	眼子	秧子	闲子	花子	爪子	盖子	荒子	吵子	乱子
.....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五	五